

1965

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

独幕话剧

第一集

下 班 前 后
俩 师 徒
我 们 是 同 志

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JUMU

內 容 提 要

本集收編了太原市話劇團演出的《下班前后》和《倆师徒》以及邀請业余演出劇目、山西省业余演出隊演出的《我們是同志》，共三个独幕話劇。《下班前后》歌頌了某郵電所青年營業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倆师徒》通过两个老师傅对待培养青年工人的不同态度，批判了重技术、輕政治的錯誤思想，告訴人們，只有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青年，才能引导他們走上又紅又专的道路；《我們是同志》則通过飯店中顧客与服务員之間的一連串小故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間的新的同志关系。

独 幕 話 劇

第 一 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6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張 2 1/2 插頁 3 字數 44,000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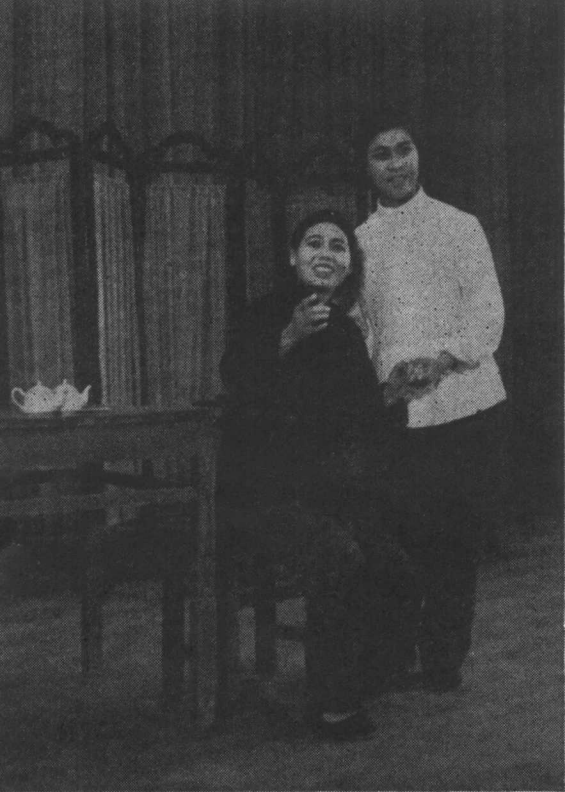
《下班前后》

“《为人民服务》，我們都需要！”

《俩师徒》

刘工长对白如水說：“上机器就是上战場。”





《我們是同志》

“孩子，感謝黨吧！沒有黨，就沒有咱們这样的人哪。”

目 录

下班前后…………… 太原市邮电局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1)

俩师徒…………… 晋西机器厂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23)

我们是同志…………… 太原市食品公司俱乐部集体创作(49)

下班前后

太原市邮电局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



人 物

樊 英 女。营业员。二十三岁。

民 警 男。二十七岁。

曹大娘 居民委员。四十六岁。

刘继汉 男。营业员。四十五岁。

赵大清 男。工人。二十五岁。

王 杰 男。新华书店营业员。二十三岁。

李冬兰 女。工人。二十五岁。

王双孩 工人。李冬兰的未婚夫。二十八岁。

李大娘 李冬兰的母亲。四十五岁。

李小刚 男。工人。二十一岁。

張春民 男。醋厂工人。二十五岁。

王双海 男。煤矿工人。三十岁。

1964年国庆节前夕，某日下班前后。

山西某地职工新村邮电所。

正中是个合叶門，門上写有“新村邮电所”五个字。进門后靠右边墙角是个小型电话間。右前有一張桌子和几个小凳，专供顾客写信、填汇款单和休息之用。桌上放有浆

糊、鋼筆、墨水等用具。左边是一柜台，占了舞台的一半。柜台上放有秤、郵票箱等辦公用具，還放有一台電話。靠觀眾處，可以看見在柜台上刻着“信箱”的小口。劉繼漢在柜台內辦理手續。李冬蘭伏在桌上寫信。王雙孩上。

王雙孩 冬蘭，你還沒写完？

李冬蘭 就完，你別催嘛！媽到現在還沒來，也不來個電報，總得把話說清楚啊！哎呀，渴死我了！

王雙孩 （對劉繼漢）同志！……

〔電話鈴響，劉繼漢趕忙接電話。〕

劉繼漢 喂，我是劉繼漢，您是支局老張？找樊英？她又去試投那封瞎電報了，還沒回來。老張，我看這封瞎電報今天是投不出去了。什麼？我的意見？我看今天要投不出去，就請支局處理吧。啊？等樊英回來再說，好吧。

王雙孩 （問劉繼漢）同志，你們這兒有開水嗎？

劉繼漢 有，恐怕不太熱。

王雙孩 不熱也行。

〔李小剛上。〕

李小剛 同志！

〔劉繼漢向李小剛擺手，告他別忙，進內室取水，下。〕

李冬蘭 （抬頭見李小剛）哎！小李子！

李小剛 李冬蘭！

李冬蘭 你來干什么？

李小剛 我是來送錢的。

王双孩 (問李冬兰) 寫完了吧？

李小剛 (發現王双孩，對李冬兰) 哎，這是不是你那位……

李冬兰 (點頭) 是。

李小剛 也不給介紹介紹。

(王双孩和李小剛握手。)

王双孩 我叫王双孩。

李小剛 我叫李小剛。

李冬兰 是我們廠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

(劉繼漢拿着小茶壺、大飯碗走出。)

劉繼漢 同志，給你水。

李冬兰 謝謝。(接過壺和碗一看) 呵！

劉繼漢 (對李小剛) 同志，你辦什麼手續？

李小剛 你們那位女同志呢？

劉繼漢 她不在，你有什麼事？我給你辦。

李小剛 昨天我給我母親寄了兩瓶虎骨酒，用了你們這兒一個木頭盒子，她給我墊上了一塊錢，您替我把這錢還給她，謝謝她。

劉繼漢 好！(自語) 這姑娘，在個理兒！

李小剛 (對李冬兰) 哎！明天我去吃你們的喜糖啊！再見！(下)

李冬兰 買張八分郵票。同志，去運城的信，今天能走嗎？

劉繼漢 能走。(拿郵票)

李冬兰 幾天到？

劉繼漢 兩天。

李冬兰 两天准到嗎？

刘继汉 不敢保險。

李冬兰 最好三天以內能到。

刘继汉 也許差不多。

〔李冬兰貼好郵票，將信投進郵箱後，同王双孩下。〕

〔趙大清上。把領取包裹通知單和圖章、工作証交給劉繼漢。〕

刘继汉 (核對) 趙大青，你是哪個青字？

趙大清 三點水加青年的青。

刘继汉 你的手章和工作証全帶有三點水，可包裹詳情單是松柏長青的青。兩不相符。這得回去開單位證明信。

趙大清 同志，剛才我來那趟，你就該跟我說清楚。

刘继汉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清楚了嗎！

趙大清 那，恐怕我回來你們就下班兒了。

刘继汉 下不了班兒，我們還有一封找王双孩的電報沒投出去呢！

趙大清 王双孩？……

刘继汉 你快去吧！

〔趙大清急下。〕

〔稍頃，張春民手提兩瓶醋和一個小包上。〕

張春民 同志，寄兩瓶老陳醋。

刘继汉 沒有封裝？不合格。

張春民 同志，你是不是能給我個辦法？

刘继汉 (順手遞過一個小木盒) 裝到盒里。

張春民 同志，這太小，放不下兩瓶醋。

刘继汉 那你就寄一瓶吧！

張春民 那怎么行啊？这是我們厂寄給北京兄弟厂的經驗交流样品。人家急等着用呢！你再給想个办法吧！

〔刘繼汉又拿出一个大木箱。〕

張春民 同志，这还是不行啊！你們那位女同志呢？

刘继汉 不管男同志女同志，誰来都一样！

〔樊英上。看見这种情况，赶忙热情地过問。〕

樊 英 同志，什么事儿？

張春民 〔見樊英，很高兴〕同志，我寄两瓶醋，你看……

樊 英 好。同志，你先坐那儿等会儿。

刘继汉 樊英……

樊 英 老刘，先別說了。（对張春民）同志，我看看，〔拿起两瓶醋，又发现小包〕那个小包寄嗎？

張春民 寄。

樊 英 装的什么？

張春民 做醋的原料。

樊 英 同志，放一块儿寄行嗎？

張春民 行，太好了！給你們添麻煩了！

樊 英 没什么，那就一起放在大盒子里。这样既簡便了手續，又可以节省点儿邮費。

刘继汉 我怎么沒想到这一点儿？樊英，我給他办。

〔刘繼汉装箱、称量。〕

〔民警上。〕

民 警 同志，給張汇款单。

樊英 (遞給民警匯款單) 老劉，13間房你去了嗎？

劉繼漢 沒有。新蓋了那么多宿舍，我一上午哪跑的完？

樊英 (自語) 沒去？(查地圖)

張春民 (辦完手續對樊英) 同志，謝謝你！再見！(下)

(下班鈴响了。)

劉繼漢 下班兒了。樊英！下班兒啦。

樊英 知道了。

民警 同志，填好了。

劉繼漢 你揣在兜里，帶回去，明天還能用。

民警 我們有個同志出差了，急需用錢，我們領導讓我給他寄去。

劉繼漢 現在下班兒了。要不這樣，明天一上班兒，我第一個給你辦。

民警 明天早上六點，我們要去東方紅公社參加勞動，一去就是一個多月。

劉繼漢 可是下班兒了……

民警 好吧！(要走)

樊英 同志！別走。

劉繼漢 樊英……

樊英 老劉，這位同志的匯款單既然填好了，人家又有特殊情況，那咱們就給他辦了吧！

民警 還行嗎？同志。

樊英 行，來吧！

民警 謝謝你！我寄五十元。

(王杰上。)

王 杰 樊英!

樊 英 哎! 小王, 我們要的书呢?

王 杰 我正联系呢! 好, 我再打个电话。(查电话号码)

刘继汉 (对民警) 刚才我不是不给你办, 是我们今天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这位女同志, 下班以后还要到职工新村陈大爷那儿收寄包裹, 另外还有一封瞎电报, 没投出去呢!

王 杰 (对刘继汉) 同志, 我打个电话。(进电话间)

刘继汉 你看, 这事情都赶到一块儿啦, 把我都忙糊涂了!

樊 英 老刘, 你的面口袋不是搁在粮食门市部曹大爷那儿了吗? 你去把粮食买了吧!

刘继汉 好。(对民警) 同志, 你等等, 她马上就给你办完。

民 警 好。

(刘继汉将电话间锁好后下。)

民 警 同志! 你们那封瞎电报从哪儿来的?

樊 英 从运城来的。有个老大娘来这儿参加她闺女的结婚典礼, 可能是第一次来太原, 还叫他们到车站去接她……

民 警 电报是打给谁的?

樊 英 收电人是李冬兰、王双孩, 地址是: 职工新村18间房1号楼7单元13号。

民 警 职工新村没个18间房啊!

樊 英 是啊。

民 警 这样吧，我今天回去給你查查戶口簿，不过咱們这一帶重名重姓的比較多，我查到后立刻叫他們來。

樊 英 你是咱們派出所的？

民 警 我是这儿的戶籍警。

樊 英 太好了！同志，謝謝你。

〔樊英將收据交給民警。〕

民 警 謝謝。（下）

〔刘繼汉上。〕

樊 英 老刘，你的粮食买了嗎？

刘繼汉 他們下班儿了。

樊 英 明天我帮你买吧。

〔電話鈴响。〕

樊 英 （接電話）喂！你是晋东厂王主任？我是樊英。啊？怎么？您那儿也沒有叫李冬兰和王双孩的？好，謝謝！我們繼續找吧。

刘繼汉 怎么？还要繼續找？都找了大半天了！

樊 英 那你說該怎么办呢？

刘繼汉 查无此人，立即退回！

樊 英 老刘，咱們能那样做嗎？

刘繼汉 怎么不能，我这是为邮电局負責任！

樊 英 老刘，咱們不是常說“一封信件一顆心，封封信件重千斤”嗎？咱们的職責是傳遞信件，要保证用戶千里說話有回音。待会儿大娘到車站，要是沒有人去接該怎么办？

刘继汉 正因为老太太到站没人去接，我們更应该給支局打个电话，让他们另行处理。

〔刘继汉就要給支局打电话，樊英用手按住話机。〕

樊英 老刘，你先慢着点儿！

刘继汉 找，找不着；退，你又不让退；打电话，你还不让打。万一誤了人家的事儿，这責任誰負？

樊英 老刘，我是这样想：只要我們全心全意，处处为用户着想，依靠組織，依靠群众，哪怕就是九十九街、八十八巷，咱們也一定能找到。

刘继汉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樊英 老刘，只要我們多动脑子，嘴勤、手勤、腿勤，也許这渴就解了。

〔曹大娘上。〕

曹大娘 同志，我寄个包裹。

刘继汉 老嫂子，我們已經下班儿了。

曹大娘 下班儿了？我紧赶慢赶……

刘继汉 赶上下班儿了。（把門插上）

曹大娘 我是有点儿急事儿，来晚了一步。

樊英 大娘，您办什么事儿？

曹大娘 这个包裹，我儿子急等着用，他們农学院要到乡下去实习，寄晚了，他就收不到了。

刘继汉 剛才我不是不給您办，是我們快……

樊英 是啊，您这既然是急事，我們老刘同志还能不給您办嗎？老刘，你說是吧！大娘，您先坐那等会儿。

(进内室，下)

(王杰在电话间里喊：“同志，开开门！”)

刘继汉 (喊)下班儿了！(自语)今儿可好，下班儿比上班儿还忙。

(王杰：“请您快给开开门，我还有事儿呢！”)

刘继汉 谁闹着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王杰：“我在电话间里呢！”)

刘继汉 你怎么跑到电话间里去了？

(樊英自内室走出。)

樊英 老刘，你给大娘办吧，我给他开。(开门见是王杰)哎，原来是你呀，小王！

(王杰走出电话间。)

刘继汉 同志，你从哪儿进来的？

王杰 从大门啊！是刚才没插门时我进来的。噢，刚才不是跟您说了我打个电话吗？

刘继汉 哎呀，小伙子，是我……憋了你一头汗！

樊英 老刘，这是咱们这儿书亭的王杰同志。他可是个大忙人儿啊，咱们这儿几万人的书，都是他给送。

王杰 樊英，你要的书，我刚才打电话给你联系好了，待会儿给你送来。

樊英 不用了，我自己去取就行了！

王杰 我给你送来吧！(开门下)

曹大娘 好。大兄弟，快给我办吧！

刘继汉 您填包裹单。(又把门插上)